

在层楼

□程焜

在层楼
大从容
万里江山一望收
回眸惊天动地
远眺百舸争流
春风染绿处
悠悠此神州

在层楼
真本色
山水林田湖草沙
东西南北物华
千村万户人家
忧乐挂心头
依依到天涯

在层楼
新日月
汲心沥血向未来
五湖四海欢歌
春夏秋冬情怀
岿然立东方
冉冉赏池台

时光是记忆

□何小琼

时光指时间和光阴。都说光阴似箭，似水流年，人生海海，谁又会是她的牵挂？从前不懂，年少时总想着长大。长大后又幻想回到从前，但时光不会倒流，早已物是人非。

喜欢白落梅老师在《人世间有一种清光》中一段文字：“南国的夜，已不见繁星闪烁，唯有月光，虽不如以往那般明净清澈，到底温柔婉约。清风拂过，花雨成阵，不闻花香，自有一种浓郁，落入心间。时光是一段一段的记忆，春花秋月看似年年如约而至，却从来没有重复的风景。”文字透着淡淡的忧伤，纯净而唯美。月光皎洁，花雨婉约，轻风呢喃，柔情百转。时光就这么悄然而去，落花成泥间，重复的是岁岁年年的风景，遗憾着年年岁岁不同人。

年少时有着挥霍的资本，飞扬的青春抵得过风雨雷电。上初中时，坐公车8毛钱，五个站，一路晃荡，一车的人，不到半小时到学校。一路上看得到高山，过一座简易的桥，路边有青瓦红砖的平房，偶尔有狗吠声。后来，不再喜欢坐公车，就和同学结伴走路，一个半小时的路程，省了车费，一路上满心归家的喜悦。慢慢欣赏一路的风景。那高耸的山天天炸石，眼看着渐渐矮了；路旁倒了几棵树，几个壮汉在卖力地砍；平房的竹篱笆爬上了几朵牵牛花，正花枝招展，狗狗正围着打转；一个小伙子正踩着自行车，他春风满面，因为车后座是一位漂亮的大眼睛女孩……时光真是一段一段的记忆，少年的我们期盼着走在路上，并不觉得累。

长大后，恨不得出门几步也要有车，再也回不了走路赏景的岁月。那时的夜空有着水洗般的纯净，星光灿烂，月色迷人。母亲种的茉莉散发着幽香，父亲喜欢的白眉正温柔地看着我，那只叫小黑的花猫正靠在看电视的母亲脚上，也聚精会神地看戏曲。两个弟弟在认真数星星，打闹之后会叫父亲评个理……日子平凡，时光温柔。极少想着长大后，一切会改变。有人说，岁月神偷，偷走了青春年华。我们长大，父母老去。岁月从来没有饶过谁。

冯骥才先生在《时光》中写道：“到了年终时，时光的感觉乍然出现。它短促、有限、性急，你在后边追它，却始终抓不住它飘举的衣襟。它飞也似的向着年的终点扎去。等到你真的将它超越，年已经过去，那一大片时光便留在过往不复的岁月里了。”一年的时光眨眼间过去，从不停留半分，它不急，也不跑，只是一日重复一日地流淌，到了年末便是送走一年，才诧异过得真快。在过往不复的岁月里，时光便有了又一段又一段的记忆。愉快的、悲情的、婉约的、急躁的，在时光中重复上演，美好到极致，因为不会再来。

无计花间住，千里斜阳暮

想起一首词牌，“无计花间住，烟水茫茫，千里斜阳暮”，不免觉得有些小小的遗憾。

遗憾是，“锦瑟年华谁与度？”正是绿意满窗，旖旎生香，山温水软的大好时光，一曲新词掀开了心灵深处最隐秘的角落，它让你清丽忧伤，让你喜不自持，也让你柔肠百转，占尽往昔春光。

那些惊喜之外还有少量的甜，轻轻蔓延开来，连带着些许惆怅也变得充满期待。

是“山长水阔知何处？”一抹斜阳映着碧色浅溪，款款摆动，青青瓦舍像一部摊开的诗集，余晖洒染的墨香，是屋瓦写给天空的长信。似一缕炊烟袅袅在深蓝色的天空里，微微荡漾，不疾不徐，走出一份悠然和洒脱。

心中惊起一层层涟漪，再难平静，我仿佛听见千年诗行的回声，穿越夏日晴空，响彻云霄。

亦是“大漠穷秋塞草衰”。时至深秋，烟火阑珊，天色越来越矜持，

月色渐至透明，落日时分，斜阳千里，鸟雀从屋瓦俯冲而下，风从墙角灌进来，满地清辉，婆娑树影，带着不可忽视的气场，可星河万里，都不及这草木凋零处，千里斜阳色。

薄暮将至，倚窗遥望，凭一抹烟火月色，轻装上阵便可抵达一夕之秋。

清茶案上，月上苔痕，我在一夕秋色里，看青苔一厘一厘爬上脚趾。松风涌动，在云海里叠成浪花，任青丝爬上霜华，雪落苔痕，如

如不动，静在花间树下，浪潮声里，世间耳语，都付之一笑。

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，世间琐事，纷纷扰扰，转眼成空。

彼时，一篙竹竿握在手中，撑一支落叶归根的竹篙，在秋天傍晚的千里斜阳中，在夜半客船的荧黄渔火中，在北风凄凄风月无边的晨露未晞中，推开木门，听曾经跋山涉水的脚步声，渐行渐远渐无声。

如此，我将在最美的年华里迟暮慢慢，有处可去。

木叶动秋声

□李仙云

立秋至，酷暑去，在持续的高温橙色预警中，“立秋”这个秋天的第一个节气，终于向我们姗姗走来，经历了大汗淋漓的盛夏肆虐，那些民间的俗语古谚此刻竟觉得那般清凉熨帖，句句含风般，“立秋之日凉风至”，“早上立了秋，晚上凉飕飕”。翻阅史料获悉，这个“酷爽”的节气，在古代可是“四时八节”之一，若是在周朝，天子会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，到郊野迎秋，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，同时也是庆祝丰收，感恩土地对苍生的恩赐。

“一叶梧桐一报秋，稻花田里话丰收。虽非盛夏还伏虎，更有寒蝉唱不休。”这首现代诗人左河水写的《立秋》，是在华灯初上凉风习习的街头，看到梧桐叶从枝间飘落的瞬间，怦然心动想起的，真是“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”。梧桐叶落，这个秋天的象征符号，犹如在初春看到枝头那抹嫩绿，心间顷刻就被一丝清凉浸润。立秋，也是灼灼春华，走到了硕果累累之时，“物于此而敛敛也”，忙碌的农人信步走在稻花飘香的田间，眉眼间尽是舒心畅意，与人喜话丰收。虽已立秋，可“秋老虎”还是横亘在秋天的路口，咆哮发威般将热浪一股股袭来，烈日暴晒中，浑身燥热而刺痛。蝉儿栖于高枝，不知疲倦，也没有句号的狂鸣，或许它们已知时日不多，在倾尽所能，做最后的“绝唱”。

“乱鸦啼散玉屏空，一枕新凉一扇风。睡起秋声无觅处，满阶梧桐月明中。”读这首宋朝翰林医官使刘翰的《立秋》，我与他，虽隔着千年的光阴，但文字却像在心间架起一座鹊桥，我如临其境般进入千年前那个立秋之夜，神思缥缈中画面逐渐清晰，他静卧榻上，乌鸦的刺刺鸣叫已散去，溶溶月色中，窗前的玉色屏风散着清幽的星光，睡意朦胧中，一阵凉风从窗外拂来，那徐徐清风似在耳畔低语，秋来了……他起身却遍寻不到，只看到满阶飘落的梧桐叶，静沐于流光月色中。有时景语皆心语，这首诗让我读出无尽的静谧与悲凉，此刻心若秋水，明净亦忧伤，三十年前的立秋，刚刚受伤卧于病榻，疼痛的脊椎毫无知觉的双腿，惆怅迷惘如月光笼于大地，阴霾布满天空。梧桐逢秋月，勾起多少愁煞人的立秋往事啊！

唐朝诗人刘言史在《立秋》中写道“兹晨戒流火，商飙早已惊。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。”这首诗瞬间就让我想到汪曾祺的那句话：“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页以后，虽然太阳的炎威依然没有减却，寒暑表上的热度依然没有降低，然而只当得余威与残暑，或霜降木落的先驱，大地的节候已从今移交于秋了。”这似乎是一个超能量的心里暗示，立秋到，从清晨就感觉秋风已至，暑气消减，连树叶在风中簌簌作响，都觉得是悦耳动听的秋之轻吟。

一年年寒来暑往，数千载光阴倏忽而过，从酷暑步入立秋，那早晚凉爽闲适的“祭云天”，让我不得不得浅吟一句“天凉好个秋”。

低吟浅唱又新秋

□江初昕

沿着乡间小路，傍晚的新秋似乎少了些夏的味道。太阳红艳柔和，让人从容舒漫；天空高远素洁，幽邃空明。旷野之上，河流在两岸树木的荫护下哑默前行；田野之间，稻禾在宁静的气氛中仍做着迤逦的梦。三三两两的归鸟，在远方的天空中渐渐消逝，给人一丝隐隐的温暖，又流动出一种动人的凉意。

路边的树木沿路延伸，葱葱郁郁，仿佛要把所有人的期望带向远方；树下是一些杂草，有蓬蒿，有狗尾草，更有你叫不出名字的野草，它们仿佛不知秋天的来临，在傍晚的秋风中，他们兀自随风劲舞，似乎仍在宣泄一夏的激情！

不长草的树木间是村民们开垦的菜畦。菜畦紧凑而齐整，一眼望去，绿的黄的白的，嫩绿的浅黄的淡白的，错落有致，生机盎然。空心菜还蓬勃地散开着叶子，仿佛它的季节才开始来临；尖头的辣椒仍累累地挂满了细枝，翠绿之间偶有紫红的，就很显眼；样子笨重的冬瓜已经长得很大，安静地在一地的藤蔓里藏了头，酣睡。偶尔会有些老人在侍弄地里的蔬菜，或浇水、或除草、或施肥，见有人和他打招呼，他们会大声地说话，手里拿着一大把新鲜蔬菜在你面前炫耀，你停顿下来和他们攀谈，他们会送你一大把时鲜的青菜，或是送你一些合适的瓜果。

阳光照耀下的原野，如梵高画笔下的南普罗旺斯阿尔一样绚烂美丽。我常蹲在田间地头、河畔、岭麓，如同一位老农钟情地注视着这片已融入自己骨血的土地，有如一一位漂泊的游子重返家园一般，长久地痴迷、神往着这片蓝天净土。

山野间，桦树也变黄了，槭树、

手绘稻田



父亲的稻田

自从秧苗扎进稻田那天起，父亲也扎在了稻田里。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，稻田是家里一年的口粮。

水稻，水稻，无水不成稻。水稻的一生，离不开水的灌溉与滋养。水稻对水的钟爱，犹如情人般难以割舍。父亲一早起来，扛一把耩上田埂。这块稻田转转，那块稻田瞅瞅，才移栽的秧苗，根系脆弱，缺了水，秧苗返青缓慢，甚至造成秧苗死亡；水层过深，秧苗无法正常呼吸，影响正常返青，还会滋生潜叶蝇，造成虫害。碰到大风和强烈阳光，还要及时上好护苗水。为了有备无患，父亲还给每块田做上平水缺口。

父亲是个文人，教过书，进过剧团，放过电影，后来，在乡里专管土地工作。这些事，父亲做起来都是得心应手，干农活却并不在行。比如，耕犁打耙，不懂技巧，村里的“行家们”，一亩田三个小时轻巧巧翻犁耙平，父亲就显得手忙脚乱，使出一身劲，忙活四个小时，土不匀，田不平，象撒种这些活计，用乡里话说，如

大牯牛掉井，一身劲使不出来。但父亲识字，肯钻研，对农事常识如数家珍，油菜小麦几时下地？几时施肥？稻子选什么品种？一亩田多少稻种？如何泡种？秧田何时做？秧苗什么时候移栽好？父亲安排的有条不紊，妥妥当当。

俗话说：“庄稼一支花，全靠肥当家。”虽然移栽前，田里已经施了底肥，但秧苗返青阶段，适度追肥，可以促进新叶早生，早分蘖，秧苗健壮。父亲下班回家，根据田亩大小分好，扛到田埂上，倒进撮箕里，用一手托着，另一手抓一把，均匀撒到田里。或者弯臂里夹一脸盆，一路走，一路播洒。这活儿技术含量不大，撒到田里，经水儿融合，肥料就化开了。

植物世界与人也是一样，有你的生存空间，也就有我的生存空间。有了水、肥料、光照，水稻惬意地生长，但稗子、千金子、三稜草、牛毛毡、野慈姑……虽然极不招人待见，但它们好像并不在意人的眼光，顽强地争夺养分，与水稻一比高低，有的甚至超过

炎炎夏日一枝花

□林之秋

入夏，院子的蜀葵开花了。女儿和她的小朋友高兴地绕着花儿绕，比花丛中的蝴蝶蜜蜂还要兴奋，她们争相要摘取一朵自认为最好看的花，并为此争论不休。看到她们那么喜欢这些花，也激起了我的兴趣，于是加入了她们的讨论。

蜀葵茎直且长，高约丈余，别称一丈红。茎上依次长出叶片，每个叶片间会发出花苞，慢慢长大开出花朵。花朵大如牡丹，有单片和重片之分。其色繁多，紫红色鲜艳如火，仿佛绿色叶子托起紫红的艳阳；白色质朴纯洁，在夏日的绿波里亭亭而立；粉红清新脱俗，在绿叶的簇拥下有着初见的惊艳。尤其是被雨水润泽后的花朵，除了美丽大方更添了美女出浴后的仙气。

老舍先生曾在《养花》中提到，只养些好种易活、自己会奋斗的花。我想蜀葵就是这样的花

吧！正因为它好活易养，所以在田间地头，篱前院外都能见到它的身影。

记得少年时候，邻居大娘爱花，她家院里满是芍药月季，野百合和萱草，院子的竹篱笆墙边种满蜀葵。春未夏至，百花齐放，院里花香四溢，红的白的黄的紫的看得人眼花缭乱。那时在喜欢到她家玩耍，不只是为了看花，更为了她家二姐会给我讲解功课。后来二姐大学毕业后，去闯荡大城市。

有次二姐受到挫折回来，整日在家里唉声叹气，我围在她身边怎么逗她都不起作用。大娘把我们叫到院子里，让我们观察院里的情况。那时已是炎夏，芍药花和野百合已凋谢，月季也褪了色，萱草花无精打采，只有院边的蜀葵依旧生机勃勃。大娘说：“满院子的花最喜欢的还是蜀葵，别看它没有月季和百合香气

了秧苗。父亲选择丙草胺、莎稗磷安全性高的药剂喷撒除草。这时，防虫治虫也尤为重要。发现稻叶萎黄，父亲查找原因，及时诊治，防止枯死腐烂。

秧苗拔节孕穗了，它是稻子一生中生长最快的时期，父亲也更加精心，施肥，关水，光照。此时，缺肥少水，幼穗分化受到影响，就会造成稻穗短小、稻粒儿少、空粒瘪粒。

终于进入了抽穗扬花阶段，一片碧绿，一层金黄。阵阵微风，轻轻吹拂，一股股清香在空气里萦绕、漫延，淡淡的、柔柔的，似有似无，让人沉醉。

古人说：“稻花香里说丰年。”伴着这纯正的、没有沾染尘世困扰的稻花香，伴着丰收在望的景象，回报父亲倾注着一腔心血。

又到了一年稻子收割的季节，一片金灿灿的稻田里，一棵棵稻子婀娜着身姿，好似在等待父亲去收获。然而，现在的父亲只能默默地守候在稻田边，或许，父亲早就知道，一粒稻子成熟就是默默地守候，慢慢地等待……

浓，没有芍药和萱草好看，但它是最让人放心的花，放在哪里都能活得好好好，即使生长环境恶劣，它照样能开出美丽的花。人也是这样，艰难困苦终究打不倒我们。”

听了大娘的话，我明白了她为什么种那么多蜀葵，二姐也知道了她的人生方向。后来她返回原来的城市奋斗，并在那里定居。

北宋韩琦有一首《蜀葵》：炎天花尽歇，锦绣独成林。不入当时眼，其如向日心。酷暑之时，几乎所有的花都已歇，只有蜀葵依旧丛丛锦绣，花开成林。虽然不被人们喜爱，可它却不攀附太阳，活出了自己的精彩。

我们人何尝不是这样？即使不被别人看好，即使生活环境糟糕，也不影响我们有颗向上的心，自信成长，活出自己的姿态。